

校园情思

宋国治

夏季的青果山党校校园,人们从这里经过又从这里离开。一年又一年,校园长存,情怀依旧,匆匆过客或许会把这片清新和芬芳带去更广阔的天地。

大树参天,绿荫环抱;鸟语花香,生机盎然。

又到一年夏季,走进位于中心城区青果山的市委党校校园,一种恬淡幽静感油然而生。校园内的植物以香樟、冷杉、雪松为主,不同科类的数十种名贵树木,枝繁叶茂,硕大粗壮,大树掩映下的党校校园显得格外静谧。“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唐代刘禹锡的诗句是对长年葱郁茂盛林木的真切写照。姑且寻遍乐山中心城区,也很难见到近40年历史、占地70多亩成熟规整的老院落。

住在空气清新、舒适宜人的党校校园后院职工宿舍的我,暇来无事,常常伫立窗前。距窗外不足十米的一排五棵黄桷兰树,几乎与六楼比肩,相伴楼下的玉兰、茶花、桂花、腊梅相衬成趣,浓密无隙。树梢在微风中摇曳,黄桷兰花几乎唾手可得,一阵阵清香随风飘散,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这种独特的香味与几株低矮的栀子散发的花香混杂在一起,奇妙溢出,芬芳醉人。

市委党校处于中心城区仅次于老霄顶的相对制高点。傍晚时分,登上最高的六层顶楼远眺中心城区,但见高楼林立,隐约可见青山如黛,如梦似幻。身心的愉悦脱口而出:“此生有幸成为党校人。”浅夏时节,老天“一天几变”,有阳光明媚,有迷霾雾天,有阴雨绵绵。夜晚,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清脆的雨点打在房屋的雨棚上让人久久难以入眠。氤氲的季节让人心绪难平,思绪的翅膀在“自由奔放”,深情悠远。

市委党校1985年9月从乐山大佛寺青山迁至青果山。回望当年从决策、规划、建设、搬迁到如今成型、规范、漂亮的校园,已经走过37年艰辛创业,改革发展的历程,目前又面临校园迁建、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试想,没有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没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没有老党校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就没有今天满园飘香,四季春色的校园,内心升腾着对前人由衷的敬意与钦佩。一拨又一拨的党校人参加工作进入党校,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从老年到退休,在此“生老病死”。他们为党校搬迁、建设、改革与发展,为乐山干部教育培训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才干和智慧。党校的发展模式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发展,在艰苦中创新,闯出了一条自身独有的办学理念、支撑体系、教学管理、科研氛围、人文情怀和文脉传承。成就有目共睹,功绩不可磨灭。是他们见证了党校走过的每一个足迹,留下的每一栋建筑,长成的每一棵大树,营造的每一片绿荫,编织的每一位校园人生。可以说,是他们播下了信仰、理论、的种子,充当了蜡烛、铺路的角色,成就了成千上万党员干部成长梦想。“大珠小珠落玉盘”。他们走出党校犹如种子撒向各地,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茁壮成长,担当责任,熠熠生辉。党校人的创业与艰辛,建设与开拓,成就与辉煌,耕耘与收获,教学与论坛,欣喜与抱怨,满意与失落,成功与失误相互交织在一起,情感复杂,“无以言表”。尤其是长住“党校校园”离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老教师,老职工一往情深,对党校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热情关切,倍加珍爱。

与校园有关的两件小事我一直记忆犹新。一件是我任常务副校长时,有年秋天,“健身场”银杏(白果)成熟结出了许多果子,有人拿着长竹杆猛力敲打,正巧被老副校长霍连堂(离休干部,现年92岁)看到。他立即上前大声呵斥“动杆者”,并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到我办公室“告状”,神情严肃地要求学校“严管”。他满是怒气的脸透着一股深深的情结,我不敢丝毫怠慢,立即责成后勤妥善处置。此后,校园依然每年银杏满枝,却再无此类事情发生。另一件是2010年改造图书馆,施工方将党校原党委副书记李展题写的“图书馆”三字落款不小心弄掉了,无法恢复。林忠耿(老教育长,现年83岁)多次反映迟迟不见落实,以致书面和每年“老干部评价老干部工作”时偶有提及。因我和他同住一单元,这些年时常一同散步路过图书馆前,他屡次念叨此事。他认为,“落款”应保留,既是尊重题字人,又表明书写的完整性,更是尊重党校历史,尊重老党校人的体现,要作为优良校风传承下去、影响后人。我深感老党校人的这份念兹在兹的情怀牵挂,我有责任协助落实。2020年3月,蒋勤勇到校任常务副校长,我找到李燎原(同是党校人,李展之子)翻箱倒柜寻觅到“李展书”三字并印章。我“五一”假期微信与蒋校长,不出一月便原貌恢复,了却了老党校人的一桩心愿。由此,我有感而发,为新任校长雷厉风行的作风称赞,写了小文《一枝一叶总关情》以作纪念。

夏季的青果山党校校园,人们从这里经过又从这里离开。一年又一年,校园长存,情怀依旧,匆匆过客或许会把这片清新和芬芳带去更广阔的天地。



晨练

宋道君 摄

一碗乡愁

刘希

母亲不知道,一碗香喷喷、甜滋滋的南瓜焖饭,是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的,爱的味道,也是无论我身处何方都牵系于心的,一碗乡愁。

小时候,母亲喜欢在焖饭的时候,把老南瓜切成丁,放在米饭旁焖熟。待饭熟后,母亲盛出绝大部分白米饭,只留下一小碗白米饭,然后将熟透了的南瓜和饭一起搅拌。这样做出来的南瓜焖饭,米饭里透着南瓜的香甜,软糯糯糯,香气扑鼻,母亲能吃下两大碗。

每每看到母亲吃得极其香甜,我便嚷着让母亲也帮我盛一碗。这时候的母亲,只匀出一小勺给我,说医生叮嘱过,有胃病的人多吃南瓜焖饭,对身体好。而父亲也在旁边训斥,让我多吃点白米饭,小孩子别和大人争。因为南瓜焖饭吃得少,

我便觉得南瓜焖饭是最好吃的食物。

直到一次去奶奶家,那天中午,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奶奶做了一大锅南瓜焖饭。我美滋滋地吃了两碗后,肚子已经饱了,便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但是和伙伴们玩的时候,我总是会装出一副特别兴奋,狼吞虎咽的样子,而且比吃米饭要多吃一碗,父母也不再坚持什么了。但之后,母亲的南瓜焖饭,米饭多了些,南瓜少了些。

现在母亲老了,牙齿脱落,稍硬点的食物便咬不动,到了夏天,南瓜焖饭又成了母亲的主食。南瓜焖饭清香

柔软,很好下肚,母亲能吃下两小碗。煮白米饭时,母亲总要在旁蒸上几块南瓜,拌一拌,搅一搅,一碗香喷喷、甜滋滋的南瓜焖饭便上了桌,母亲吃得津津有味,不多会儿就见了碗底。上次回家,见母亲做了南瓜焖饭,我忍不住给自己盛了一大碗,母亲起先惊讶,后来跟我夸赞说,别看这南瓜普通,可是防癌的好食物,劝我多吃。南瓜焖饭,成了母亲一生贪恋的食物。

母亲不知道,一碗香喷喷、甜滋滋的南瓜焖饭,是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的,爱的味道,也是无论我身处何方都牵系于心的,一碗乡愁。

中年人的旅行

青衫

无数个冬夜,我们幻想着在鹅黄的春天,等一树的茂盛;也在碧绿的夏天,希望去看看满坡的金黄麦浪,可是我们总在长长的季节期盼中错过了当下。

几年过去了,一想起那次旅行,依然心有感慨。闺蜜四人,好不容易商量妥了,要一起结伴去云南旅行。我们好兴奋啊,一起做攻略,策划出行的路线,细致到每一个公交站点,每一餐吃什么,每一晚住哪里,然后我们和各自单位打好了招呼,终于定下了机票。一起去商场买了新衣服、新鞋子,美美的拍照才好看啊。接下来就是期待出发那一天了。

我们天天晚上在微信群里聊天,小颜发个云南游的链接,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和美食,小可也发过来一个“人少景美”的云南深度游链接。这下可热闹了,四个人嚷嚷着,免不了又是修改攻略,玉霞说我们不怕麻烦,只想把充满期待的云南游做到

完美,不留遗憾。我们畅想,在苍山洱海的环抱中放松心情,在大理古城悠悠漫步,在原始森林感受热带风情。

不是很美?我们几个也觉得此行必将是我们将今生难忘的记忆。可是接下来,画风变了。玉霞的婆婆忽然住院,老人今年八十五岁了,身体一直很好,最近偶感不适,一检查,发现已是胰腺癌晚期。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家人慌了,玉霞更是难过,婆婆待她如女儿般好,她哪还有心情去旅游啊,必须陪伴在婆婆身边,她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退票吧,我不能去了。”虽然我们心里也觉得遗憾,但是感同身受。在家人健康面前,一切都是浮云,我们三人支持玉霞做出

的决定。

人到中年,为家人和工作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是几个盼望远行的人。即使玉霞不能去了,我们三人去也不错,可是这样退而求其次的心愿,到最后都不能达成。小颜是一个国企单位的中层领导,就在临行前三天,单位出了事故,一个工人在作业时不幸身亡,上级部门来人做事故调查,小颜必须留下来配合工作。

得到消息后,我瞬间被定格了,心里的沮丧如海潮般汹涌,不肯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无数个冬夜,我们幻想着在鹅黄的春天,等一树的茂盛;也在碧绿的夏天,希望去看看满坡的金黄麦浪,可是我们总在长长的季节期盼中错过了当下。好不容易

有了离家的勇气,想不到在这一次蓄谋已久的行程里,小颜和玉霞,又要缺席。

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说好的三人行忽然变成了两个人,好担心小可再有事,我怔怔地看着小可。小可微微一笑:“计划没有变化快,这就是中年人的旅行。既然是这样,两个人就两个人吧,就让我俩替她俩看风景吧。”

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在单位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家里也是顶梁柱,能下决心去旅行,定在事先有诸多安排,可是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天意。我拉住小可的手,语气里有无奈,也有笃定:“还好有你做伴儿。”

岁月留痕

百姓记事

人生况味

麦收时节

(外三首)

朱永娇

父亲在收麦时的黑脊梁
是光滑的缎子,是一根房梁
他用饱满的谷粒喂养燕子,鸽子
在耕地劳作时他喜欢喝茶
这茶水解渴,茶汤金黄
躬身的动作在阳光下一起一伏
我独自在田野间捉蚂蚱
他时不时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怕我跑远

一种思念

清晨,村庄里升起一缕缕炊烟
太阳喷薄
洒下一片饱含深情的金黄
田野间,小麦垂穗是一颗颗钻石
在人们的冀望间成熟
广场上,硕大的收割机已经昂扬待发
燕子在此时低鸣着掠过院墙
想起小时候扶老携幼收获的场景
孩子们在打麦场玩泥巴
推开院门,走进阳光的温暖里
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土地情结

大地上最繁华的街区也有小巷
尘土肆虐的荒野也有绿洲
村外有一片茂密植被,小溪流经
朵朵花瓣或清雅或柔弱或是昂扬
我想念一件包括关怀的事情
像一颗不敢怠慢的心
夜色掠过我的肩头
在白昼里被阳光晾晒
曾经是那么炽烈的血液
亲吻那春耕秋收的土地里
有祖父、有外婆,有河北的椰子声
我能亲手埋藏几次
越来越稀薄的爱
房后黄昏里一棵挺直的树

老渡口

浑浊的水流沿着大坝流经庄稼地
有时轰鸣,有时沉婉,有时仰望着星空
清晨,父亲坐船去对岸耕种
那些水葱,丰满水嫩的脸颊迎着晨光
有时,父亲会去大坝垂钓,像个安静的老人
二十年仿佛是一束折叠的旧报纸
在宽阔的河岸打着水彩颜料
村庄的道路笔直平坦,朝着深处延伸
我推着轮椅,环卫工人正在种植灌木
父亲坐在那儿,被黄昏笼罩的身影倾斜
他看着黄河水经过的土地
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

乌蒙沐歌

黄显兵

我想水清无鱼
渔舟张网就盖住了沐溪河
我想五谷丰登
锄头犁头就走进了土地
我想春天来了
马帮就如期而至翻山越岭
我想女子如桃
喇叭就吹响娶嫁起伏高低

总是山连山水连水横纵千里一望无垠
总是独立崖口拂面清风守望飞鸟去来
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新望盛世太平
总是润物无声绵绵万千护佑芸芸众生

你是光影照亮的那朵莲
你是相随铃声远去的那盏火把
你是生生不息的一株草
你是一阵风,或者,一粒尘埃

